

# 隔壁官司

WALL GUAN SI

韦一凡 著



· 八桂作家丛书 ·

# 隔壁官司

韦一凡 著

漓江出版社

**隔壁官司**

韦一凡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插页2 186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10256·142 定价: 1.65元

## 序

珠江地

第一次读韦一凡同志的小说是油印本的长篇书稿——《松涛歌》，虽说是初作，却能一口气读完。感觉仿佛小时候老师领去野外踏青，闻到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仿佛见到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那人物面貌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也都和谐而自然的。听说作者是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不久的青年，在某个中学教书。业余习作，竟有如此可观的收获，其才华和努力是值得赞赏的。珠江制片厂一位老导演，对书稿就很有兴趣，找到作者来商量，要求合作改编电影脚本。于是小说的加工只好给电影的改编让路。不幸的是，当时正是“三结合”、“三突出”的三字经盛行的年月，凡是文艺创作的节目，都得经党党委集体讨论，纳入“三结合”的轨道才行得通；《松涛歌》改编电影文学脚本，也必须符合“三突出”的规范才能成立。其实，当时的文艺创作只能是政策、路线、阶级斗争的图解，作者无疑成了任人摆布的奴婢，完全失掉个人独立的见解。何况那几年，阶级斗争的风向，忽东忽西，剧本情节，跟着改来改去，反复折腾。小说固然遭

受夭折，电影何尝不是紧跟不上而报废。

直到江青垮了台，文艺思想得到了解放。韦一凡同志才又重归文学的乡土，从中学调进县文化馆。为了使其开拓视野，给他提供一定的创作条件，乃进一步调到自治区文艺部门，担任《广西文学》编辑。随后又选送去京，进文学创作讲习所深造；回来后，准他作为专业创作员，回老家上林县乡下，长期居住，以深入观察、体验农村现实生活日益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新人成长的变化；望其在创作中再现那深刻而生动的、具有民族色彩和时代精神的画卷。

一凡同志的创作态度，一如他的为人：始终那样诚诚恳恳，埋头耕耘，专心致志、坚持不懈。转眼几年，果然不负众望，终有收成，拿出《隔壁官司》——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贡献于文学花坛。

比起《松涛歌》，《隔壁官司》无疑是向前迈了一大步的。说文采则更为明丽，说技巧则更加娴熟了，成就是令人可喜的。难得的是，用汉文表达跟汉语语法、语音迥然不同的壮族人民语言，一向是横在壮族作者面前的一道不易跨越的关隘；壮族人民也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也自有其特别生动、优美而富于形象和哲理性的口语，但一经译成汉语，往往失掉原有的韵味，褪去鲜丽的光采，比起汉文直写汉族的语言来，自然是逊色得多。如今，《隔壁官司》出来了，这遗憾会有希望得到弥补。

一凡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壮族子孙，对本民族特有的风尚，自有天然的情感；那里的人情世道，语言结构形式，自有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即使采用汉文表现，也能做到既区别于汉

译的外国文学，又不同于纯粹用汉文语汇来包装的壮族特有的生活内容。在叙述故事，而能流畅通达，言简意赅；于人物描绘，则眉目传神，恰如其分，保持民族本色。例如下面一串口语，虽经译成汉文，却能具有壮族特有的意味，又为一般读者所领会：

他面子比牛背还大哩。

一天赚十块二十块（元），到手还不出汗呢。

这事就象打桩拴牛，跑不了。

睡觉打出磨谷子一样的响声。

这事说出去，你淘干水井也说不清理。土掩的粪不臭。

人家两个，早就种了菜，现在才围篱笆。

大家都累得睡在水里也打呼噜啦。

屋里老鼠都跑光了，还有米献给你食堂？

妻子拉丈夫往水缸边说：“自己照照脸，眼窝都成酒杯啦。”

我也不是烂泥巴，有用得到我，我也上得墙。

心思就象八月瓜藤，理不出头来。

有话明讲，别在水里打屁。

脖子软过火燎葱，硬不起来。

他就老实得象根任随斧头砍劈的老树桩。

他气力足，一拳能打死牛。

他身板壮，开口如打钟，走路能踩断桥。

一根筷子点盐送粥。

蛋打粥，一搅就熟。

撒鸡血，吓猴子。

有话直讲，别拐弯走田螺路。

你就摆开箩筐装意见去吧。

无法数她好处，点灯难找。

你叫我额角贴膏药，治他的头痛病呀？

这都是千年万代走成的旧路了。

这里，比较全面地表现壮族乡土风情的，莫过于中篇《歌王别传》了。小说通过一位山歌手世家的前半生的遭遇，充分揭露了旧社会土官的种种愚民统治，给劳动人民带来无边的祸害；同时也反映出解放了的新社会仍然残存着某些守旧思想，有时会兴风作浪，正直而善良的人，还难免蒙受不白之冤。但光明终归替代黑暗，善良终归战胜邪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是不会任由人为的毁灭而泯灭的。

集子的艺术成就还不仅如此。可贵之处还在于刻画了壮族人民的典型性格。特别是体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也许正是由于壮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女性的作用，占有重要的位置，天生赋予她们的独立性就多一些，她们的语言、行为，就比较大胆泼辣，普遍带有浓烈的男性色彩。这里，不难看到，好几位姑娘、大嫂和大婶，形象就特鲜别明，个性特别爽朗。

过去曾流行过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以为壮族汉化，年代久远，壮汉难分，要求文学艺术表现其民族特征，感到束手无策。现在，一凡同志这一创作，却作出了榜样。这里人物的民族性是显而易见的，民族的共性，通过有声有色的个性形象而得到体现，读者得到感染，印象深刻。

作家之所以达到这一步，正是由于长期承受乡土气息的熏陶，思想感情同民族弟兄联结成一体。不仅只停留于生活

表面现象的观察，可贵之处，还在于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一如从深厚的矿石场，筛选出典型的高品位的产品。这比拟，从小说取得的成就便是很好的说明。

（1984年7月1日）

# 目 次

|               |         |
|---------------|---------|
| 对面人家 .....    | ( 1 )   |
| 姆姥韦黄氏 .....   | ( 16 )  |
| 闷 妹 .....     | ( 38 )  |
| “轮官”记 .....   | ( 51 )  |
| 换 班 .....     | ( 69 )  |
| “猪油罐”露富 ..... | ( 86 )  |
| 蒙公三坐船 .....   | ( 98 )  |
| 她的故事 .....    | ( 111 ) |
| 初次出猎 .....    | ( 127 ) |
| 秀 梅 .....     | ( 137 ) |
| 我和秀娟的故事 ..... | ( 146 ) |
| 歌王别传 .....    | ( 159 ) |
| 隔壁官司 .....    | ( 230 ) |

## 对 面 人 家

震耳欲聋的鞭炮响声，飞过村巷。拢共才有四十来户人的家凤凰村，几乎家家都有人走出门来，在狭窄的村街里汇合后，又朝鞭炮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田二婶家真真发起来了！”

“可不，自打她家成了养猪专业户，母女俩就交上了好运，养的猪象用火筒吹，长得风快！”

“可惜田二婶没有儿子，只有个独龙女！”

“人家给独龙女安的名字就叫田胜男，那姑娘，真是比个男儿还强，过两天招个郎君上门，嗨，那个家就圆得溜溜肥！”

“我看准了，田二婶家公的祖父葬对了地方，这个家肯定要发。”一位羊胡子老头断言。

“前些年她家坟山的风水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买盐还向对面人家借钱？”

羊胡子老头自有道理：“时不到，运不转。时到运自转。”

“不是如今政策好，葬对龙头也当叫化子。”

“政策好，肚子饱；风水好，顶个鸟！”

“哈……”

人们牵着笑声，朝村东头汇集。在那棵叶如罗伞的小叶榕旁边，出现了一座水泥盖顶、阳台突出的楼房。比起周围那些式样古旧的泥墙瓦顶房，这座新起的钢筋水泥两层楼，就象一只白色的仙鹤飞进了鸡群，显得分外突出。这是凤凰村出现的第一座“洋楼”。它的诞生，有人称羨，有人不快，也有人嫉妒，甚至还有人咬牙。

二十块钱买回的鞭炮还在噼噼啪啪地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味。田二婶的独龙女田胜男（别名火妹子），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绣胸衬衫，站在阳台上，双手擎着吊鞭炮串的竹竿，丝毫不怕燃爆飞出的纸屑。白色的鞭炮浓烟裹住了她，前来观光的乡亲们，用愉快的笑闹给她助兴。有几个着意打扮过的男青年，仰起头，张着嘴，出神地望着火妹子，象看一个在云雾中散花的仙女。

鞭炮声刚停，田二婶用一个托盘托出糖和烟，烟全是有把的高级烟，糖全是裹上糯米纸的高级糖。人们真诚地道过喜之后，才把手伸到托盘里去，然后，一边抽烟嚼糖，一边品评着田家新起的楼房从设计到质量比起旧式房子所具有的优点，同时也不断称赞着田家母女俩的能耐。

田二婶以谦和的态度和温顺的笑容回答大家的称赞：“我母女俩有什么能耐罗，不是现在这个好时光，哪来的本钱起洋楼？往前推几年，谁把我家纳进眼皮呀。”

“那是，那是。”羊胡子老头捻着胡子，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时势好是天时，祖坟好是根基，有了这两条，还要讲经营得法。胡打三棍，打不中甜果，还会打烂米缸。你

母女俩跟食品站订合同，当上养猪专业户，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好处。三年工夫，建起了洋楼；再过三年，嗨，不知发展成什么样子啦！”

田二婶在大家交口称贺的欢声笑语中，又敬了第二回糖和烟。接着，火妹子象一团火似的从楼房里提出半桶茶水，请大家喝。正在这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了：田家对面那座配有门楼的房子原来是门户紧闭的，这时两扇染成棕红色的樟木门板哗啦洞开，屋主陈自如满脸被酒力催红，他提着一柄十六磅铁锤，冲到田家新楼前，不由分说，跳脚就骂：“妈的，我的话你们田家当耳旁风，有了几个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虎不发威你们当是猫仔呀！老子先把阳台的挑手锤断再讲！”他骂着，冲到墙根下，侧楞着脸，斜举铁锤，就要往墙角锤击。田二婶吓得不知所措，大声向人们求援：“乡亲们哪，拦住他，快把他拦住呀！”

火妹子把手往腰上一卡：“别拦他，让他砸，我倒要看他怎么砸！”

陈自如很快被几个壮汉抓住了胳膊，铁锤被夺走了。这位长方脸、颧骨突出、年上五十的汉子，毕竟不是酒后能打死老虎的武松。酒的功能在他身上增加了一股蛮气，当他被人们解除武装之后，就把红得发紫的脖子梗直，翻起潮红的眼睛，冲着火妹子嚷道：“老子就要砸！看你敢咬我……”

火妹子冷冷地望着蛮横的汉子，并不答话。

大家莫名其妙地质问陈自如：

“你这是为什么？”

“花几千块才起好的洋楼，你来砸，发疯了吗？”

“难怪人家给你起个‘木棍’的外号，真是根不通风的。”

田二婶告诉大家：“他呀，蛮不讲理，他不准我家楼房的门面对正他家的门楼。”

年轻人一齐问：“什么道理？这是哪里捡来的规矩？”

“这个——你们年轻人不懂。”久经人世沧桑的羊胡子老头以权威姿态指着田家新楼，说：“你们看，托住阳台的两根水泥挑手，不是正对着陈家门楼吗？两根挑手，就是两根神枪，指向谁家门口，谁家准败财，一辈子发不起来！”

年轻人哄然大笑。

羊胡子老头正色道：“笑什么，这是祖传的规矩！”

在场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多数都支持羊胡子老头的见解。这给陈自如助了劲，他扬起胳膊嚷道：“这几年老子发不起来，就因为这两根挑手冲的！”

火妹子马上驳斥：“你讲鬼话，我家的楼房前几天才好，过去怎么冲了你家？这两年搞责任制，你讲搞倒退，搞专业户，你讲不是农家正道。党指东，你走西，你发？你等着脑子发霉吧！”

陈自如把胸膛一拍：“你有资格批评我？老子当政治队长的时候，你连个响屁也不敢放，眼下虎落平阳狗来咬！”

泼辣的火妹子，把陈自如的骂人话再甩过去：“你才是乱咬人的狗！我家起房子，爱把门口往哪里开，你管不着，你以为你还是政治队长呀？”

陈自如暴跳如雷：“我就不准你家的挑手冲我的门楼！”他奔过去要夺铁锤，又被人们抱住了。

田二婶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忙把女儿拉过一边：“少

惹他两句吧，跟不通风的木棍争嘴，白费力！”

火妹子把头发一甩：“不要对他软，人软被人欺，马善给人骑。”

田二婶小声说：“我们家丁口少，他陈家人多，他婆娘那张嘴比刀还利，还有三个不吃理的儿子……”

火妹子自有主张，大声说：“有理比山重，千人抬不动，他家人多，我们理多。”

母女俩正说着，陈家门里又冲出一彪人马，陈自如的女人闹破天带领她的三个儿子上阵了。闹破天一跟人吵架，那张嘴专门骂出那些叫人听了必须洗耳朵的话。她的出现，不但使田二婶惊惶失措，就连在场的男子汉也为田家母女担心。火妹子却不同，她准备跟闹破天对干一场。果然，那闹破天一开口就骂田家“绝后”，没生儿子接香炉，死了没人送终，起了楼房也是个鬼楼。田二婶被人骂到伤心处，眼泪象雨天的屋檐水，直淌不停。火妹子卷起衣袖，直指闹破天的鼻子还击道：“你只生三个儿子，不会生女儿，死了没个女儿来哭孝！”

闹破天一拍胯骨：“我有三个媳妇来哭孝呢！”

火妹子把胸膛一挺：“我妈会有女婿来穿孝衣的！”

“丑！女婿是你妈亲生吗？”

“你儿子娶的婆娘是你亲生吗？”

闹破天在自己的吵架史上，第一次被赶进死胡同，对答不上来。

闹破天的三个儿子和陈自如见自家人要败阵，不约而同围住火妹子大吵起来。

羊胡子老头自告奋勇作出好似公道的评判：“你们陈家人多嘴多，十个麻雀吵翻天，不要欺负寡妇孤女。有事好商好量不行么？田家的挑手冲向你家门口，你好好说，想个法子挡挡家财嘛。这法子也有现成的，找两块木板挂在挑手上，都写上‘对我生财’四个字，这两根挑手就对你家有利了。”

几个老年人都支持羊胡子老头的意见，其他人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

羊胡子老头对田二婶说：“你是好心人，就为陈家做了这件好事吧，在挑手上挂两块木板，写几个字，不费什么本钱。”

田二婶连连答应：“好的好的，我找两块木板，请你老帮忙写上字！”

火妹子觉得羊胡子老头的评判不公平，好好的新楼，在挑手上挂两块“对我生财”的木板，象什么话？她刚要说话，被田二婶拉了一把，她只好把话先吞下肚子。

陈自如一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可是，当陈自如回到自家的堂屋坐下之后，觉得肚子里还有一股消不了的闷气。凤凰村出现的第一座洋楼不偏不倚地立在他家门前，这使他很是愤愤然。前些年，在他还当政治队长的时候，凤凰村的拿头人物不就是他陈自如么！那时他家何等兴旺，全家五个劳动力，个个拿特级工分，年年分红，他家在全村都排头号。靠着这等收入，加上当时的四类分子“自愿”给他家出义务工，他建起了一座青砖打脚、黄泥作墙、红瓦盖顶、配上门楼的房子，他曾因此在精神上“优胜”了几年。他向来抱住

“共同富裕”的主张，但也很愿意自家的日子过得比别人更美好，一见到别人过得比他家如意时，他就很不如意了。自从他不当政治队长以后，村里好些人家很快富了起来，而这些人大多都是过去他曾经抓过的“批判对象”，他因此很忌恨。最使他恼火的，是对面田家母女俩居然有雄厚的财力叫外面的建筑队包工包料，在他的门楼前建起一座“洋房”。横空突出的阳台，明亮的玻璃窗，牢固的钢筋水泥盖顶，都显出一股压倒陈家的气势。对比之下，陈家那座房子真象一个上穿布扣唐装，下着宽筒绑头大裤的老头，站在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青年面前，显得苍老而颓丧。每当他走出门楼，抬头看见田家的新楼时，就异想天开在天下雨的时候跟着落下一颗神仙炸弹，把这楼房炸崩。今天羊胡子老头偏于陈家的评判，并不能消除他内心的妒忌。要是他现在还当政治队长，决不会让这座洋楼从地皮上冒起来。

陈自如在愤愤然的苦思中又记起了原先想到的一个借口。在刚才跟田家争吵时还没有说出，那就是田家和陈家门口相对，有犯禁忌，还得叫田家起一堵光头墙，把两家的大门隔开。他马上把全家人叫到跟前，把这件事说了。闹破天最来劲，刚才那一场闹，她几乎要败在火妹子手下，这一回她自告奋勇要打头阵。陈自如翻了闹破天一眼：“用不着你跳腾，好好给我弄几个菜，我带到公社去找龙副主任喝两杯。”

龙副主任过去曾来凤凰村抓过点，陈自如当政治队长，是他一手扶起来的，陈自如把他看成恩人，遇事必找他指点。

陈家几口子忙碌了个把钟头，一只白斩鸡放进了饭盒，一斤炒花生用塑料袋装好，蒸熟的一吊腊肉切成小块，用荷叶包了，三样下酒菜齐备，陈自如向闹破天要了两块酒钱，打算到镇子上买一瓶竹叶青。装点停当，他象上公社开会一样，挎着包，骑上自行车出了村。

大约两个钟头以后，鼻子终日发红的龙副主任来到了凤凰村。他走进田家新楼，就大声道贺：“田二婶，恭喜恭喜，好漂亮的新楼！”

田二婶闻声，连忙迎出来：“龙主任来啦，请坐请坐。我娘儿俩能住上新楼，还不是你主任领导的好么！”

龙副主任笑道：“靠党指路，农民才富。如今，我五年的工资，还赶不上你母女俩一年赚的零头哪。前年火妹子去跟食品站订合同，我还帮她拉了线哩！”

田二婶听女儿说过，订合同时这位龙副主任是从中捣了鬼的，多亏公社书记出面，合同才订成。如今龙副主任来“洗白脸”，好心的田二婶并不戳破这层窗糊纸，只是顺话儿感激地说：“多谢主任，火妹年纪轻，脾气硬，以后还得要你多关照呀！”

“这个自然。”龙副主任摸了摸发红的鼻子，打趣地问：“新楼落成，该招个女婿上门了吧？”

田二婶笑得最甜了：“是呀，破费几千块起楼房，就为这个。”

“我来拉线，包你得个好女婿。”

龙副主任话音刚落，火妹子从猪栏那边提个销桶走进楼门，大方地念出一首山歌：